

青少年版音乐家传记

巴赫传

天使的大合唱

〔法〕米歇尔·奥纳凯著 王南方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青少年版音乐家传记

巴 赫传

天使的大合唱

(法) 米歇尔·奥纳凯 著 王南方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Jean-Sébastien Bach
ou
LA CANTATE DES ANGES
Michel Honaker.

©RAGEOT - ÉDITEUR - PARIS, 1996.

湖 南 文 艺 出 版 社
青 少 年 版 音 乐 家 传 记

- 书 名 巴赫传(天使的大合唱)
作 者 (法)米歇尔·奥纳凯
译 者 王南方
责任编辑 康曼敏
装帧设计 罗 丹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地 址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邮编:410006)
印 刷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32
印 张 5.5
插 页 4
字 数 62 千字
版 次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 - 5404 - 2434 - 6/1·1822
定 价 10.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目 录

音乐世家	1
远 行	18
另一个世界	28
溯源返乡	38
拨云见日	52
伟大的布克斯特胡德	61
魏 玛	71
萨克森宫廷中的比赛	83
托卡塔曲和赋格曲	95
勃兰登堡人	105
音乐女神和厌乐王后	115
莱比锡的乐监	127
主人兼仆人	143
音乐的奉献	153
小 传	160
缔造者——巴赫	163
管风琴	166
作曲家——巴赫	168



音乐世家

1693 年 爱森纳赫
图林根州的一个小城

“塞巴斯蒂安! 塞巴斯蒂安! 你在哪儿呢?”

巴赫太太一只手搭在额前，扫视了一遍挨着她家屋子的窄窄的小院。原来那孩子正半躺在一张长椅上，两膝间夹着他的小提琴。他如此出神地沉浸在幻想之中，



竟没听见妈妈正向他走近。

“你在想什么，我的宝贝儿？”

“我在看那些云……它们怎么能高高地飘在天上而从不会掉下来呢？”

“我们伟大的马丁·路德^①曾教导过我们：这是个奇迹，每天由扶持着它们的上天之手重塑一遍。我们的信仰也应该如此，像这些云一样。你可要记住。”

不远处，萨克森选帝侯的城堡^②的塔楼在落日余晖中闪闪发光。好多次，约翰-塞巴斯蒂安都听人说起宗教改革家路德的故事。他与罗马教皇分庭抗礼，因此遭到帝国放逐。于是他躲避到那山上，藏身于瓦尔特堡^③中，将《圣经》译成了德语，以文字形式为自己的宗教思想奠定了基础。他向人们宣扬要皈依真正的信仰，而

① 马丁·路德(1483—1546),德国神学家和宗教改革家。

②③ 萨克森选帝侯城堡,即瓦尔特堡,位于爱森纳赫城南的山上。

摒弃教会在罗马教庭的指使下对《圣经》所作的种种歪曲。人们传说，有一天，魔鬼在他面前现身，想阻挠他所进行的艰巨任务，将他引向歧途。但路德是一个绝不动摇而又毫无畏惧的男子汉，拒绝与恶魔签订出卖灵魂的可耻契约，并且为了显示他极大的不屑，他竟抄起一个墨水瓶，砸向恶魔的脑袋！在他那温和严肃的外表下，潜藏着钢铁一般的意志。这种个性恰好使这个男孩深受吸引。

塞巴斯蒂安纵目眺望着环绕在故乡爱森纳赫四周的秀丽青山。此时从街道上传来一阵带篷小车的吱嘎声。他和妈妈同时一跃而起，急急地奔向大门。已经好些天出门在外的爸爸，带着哥哥雅各布^①，回来了。

“阿姆布罗修斯^②！”

① 雅各布(1682—1722)，巴赫的哥哥，排行第三。

② 阿姆布罗修斯(1645—1695)，巴赫的父亲。



巴赫太太把头轻轻靠在丈夫的肩上，这一动作中饱含着脉脉温情，还有为他们的平安归来而对疲惫不堪的马匹和天主的感激。塞巴斯蒂安看了很受感动。偏偏嘴快的雅各布像是想打断这小别重逢的两人一样，嚷了起来：

“家族聚会就要在我们家举办了，你知道吗！最迟也不过下个月！”

“多嘴的家伙，让我们喘口气不行吗！”阿姆布罗修斯责骂了他一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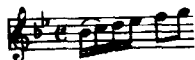
“这是真的喽？”妈妈有点着急了。

“我已经跟亲戚们定下了日子，总得在来之前就把一切都商量好呀！”

这真是个大天的消息，因为再没有比家族聚会更让人欢喜的事儿了。亲朋好友可以藉此又相聚一堂，更能趁机交流一下音乐。图林根的巴赫家族之团结无人可比。他们父子相承，世代都深谙音律，或成为德意志王公们的宫廷乐师，或在某个新教教会担任管风琴师。由此，在他们亲

密而深厚的血缘关系上，又加上了传袭而来的对合奏的共同热爱。他们从不忘记，每年一次这样的聚会，有时在这家，有时在那家，以此再度点燃先祖们传下来的音乐之火。

从未有任何事情能破坏这一传统。



一个多礼拜以来，巴赫太太忙着为家族盛会作准备。在炉灶上做出了好多道菜肴：卷心菜、萝卜、腌腿、腊肠、鸡鸭，还有各式糕点。要给如此众多的宾客聚会提供食宿可不是件轻松的事。所有的房间都改成了宿舍，以便安排当晚不能赶回去的客人，甚至连邻居们都帮了一大把才够。一想到将可以大玩游戏、搞恶作剧、还有那帮子疯闹的堂兄弟们少不了要捣鼓的各种淘气把戏，雅各布和塞巴斯蒂安——家里年纪最小的两个儿子——都一刻



也坐不住了。

这个重要的日子终于到来。客人们一批批地先后到达。经过了长途跋涉，十分疲累。他们或从阿恩施塔特来，或从格朗来。有的不畏艰辛一路步行，有的骑马代步，还有的全家塞挤着搭乘笨重的马车。不多久，应邀的亲戚就全到齐了，连海因里希伯伯也来了。他拄着那根疙疙瘩瘩的拐杖，用手拍拍塞巴斯蒂安的头。那只手布满皱纹，颤悠悠的，动作却带着在老人身上少见的轻柔。他说：

“啊！塞巴斯蒂安！又长高了！音乐学得如何？嗯？音乐？”

“我经常去教堂找哥哥克里斯托夫^①，他让我上管风琴台，你知道的。他还让我坐上去弹琴。很可惜，我的腿太短，还够不着脚踏键盘……我就站着弹！”

“真不愧是巴赫家的孩子！”伯伯不失

① 克里斯托夫(1671—1721)，巴赫的长兄。



风趣地大声说道，“毫无疑问，你让我们感到自豪。我以前没告诉过你吗？在我们图林根这块地方，所有会演奏乐器的都姓巴赫！”

“噢……是的，你常这么说。”

“这是个荣耀的姓氏，也就是你的姓，对吗？”

当然啰，塞巴斯蒂安因为这沸腾的热闹场面而欣喜若狂，他让这个搂搂，任那个逗逗。同时他特别留意着小堂妹芭芭拉，他用眼角瞟见她来了。她刚一从爸爸骑的健壮的驽马上下来，雅各布那个鬼家伙便想缠住她不放。这可不行，别妄想。塞巴斯蒂安有些东西要给她瞧瞧，这个时刻他已等了好久了。

“叫他走开！”塞巴斯蒂安抗议了，“还是看看这……”

他从口袋里取出一张细心叠好的纸片，将它递到芭芭拉面前。小女孩涨红了脸。



“我给你写了首歌……”

雅各布一把抢走了那张纸，接着只听得传来几声尖叫和大笑。他们的嬉闹被阿姆布罗修斯的说话打断——他正向客人们郑重表示欢迎：

“我亲爱的兄弟姊妹们，能在这儿，在我们家招待你们，是多么令人高兴啊！按照惯例，我们来一起唱一支赞美曲献给我主的荣光！”

所有的嘈嚷寒暄马上停止了，片刻的沉寂之中响起了男人们低沉的歌声，融合着女人们纯净的嗓音，和谐而完美。塞巴斯蒂安握着芭芭拉的小手，他那清高的男高音充满了热诚，与小女孩的歌声合而为一。待合唱一曲终了，阿姆布罗修斯再度发言：

“现在，唱《集腋曲》^①！一，二，三，我起头！”

① 集腋曲，将滑稽或诙谐的民歌即兴改编成的合唱。

这可是巴赫家族的一大乐事，也是他们所擅长的奇特爱好。每个人随心所欲地唱，不论是浪漫曲还是滑稽剧，他们都可凭着对音乐的本能感受，使合唱整体听起来虽然逗趣可笑却仍十分协调。阿姆布罗修斯唱起了民间小调《玫瑰花儿开在荆棘丛》，其他男人则唱《纺呀，纺呀，小姑娘》，而女人们哼起了《锅里的甘蓝和芜菁》。这场游戏不停歇地玩下去，直到其中一个比试者再也克制不住，笑得喘不过气来才作罢。

然后女人们便去厨房忙活了，留下男人们高谈阔论。对亡故的亲友的回忆，生意、与法王的战争(幸运的是，法军未曾越过莱茵河地区的边界)，这一切都是他们闲聊的话题。不过那烤野鹿肉的馋人香味很快把这一小群人吸引到餐桌边去了。

傍晚时，大家都在洗手壶里洗干净手，把谱架全搬来。阿姆布罗修斯将羽管键琴摆在房间中央，堂兄弟、学生、徒弟



和老师，每人拿着各自的乐器，聚拢到他身边。

当屋外夕阳下的阴影沿着街巷渐渐东移，赞美创世主的颂歌又奏响了。



两年之后，那次盛会给人留下的印象仍很美好，但已依稀模糊，而回荡在这所老屋里的却是悲伤的挽歌，巴赫太太和丈夫阿姆布罗修斯因染上医药尚无力救治的瘟疫，在几个月之内相继去世。巴赫家族生活拮据，但他们的亲属观念如此根深蒂固，决不会抛下哪个困境中的亲人不顾的。所以顺理成章地由长子克里斯托夫担当起照顾两个弟弟雅各布和塞巴斯蒂安的责任。克里斯托夫新婚不久，在邻近的小城奥尔德鲁夫任管风琴师一职。

当然这一去路途并非太远，可是塞巴斯蒂安在这儿长大，并且度过了一个至此

一直平静而无忧的童年，离开老家还是给他的生活带来了慌乱与不安。



离开爱森纳赫已有一年了。圣诞节来临。克里斯托夫正对圣诞树作着最后的装点。而他年轻的妻子在壁炉旁摇着婴儿，哄他入睡。从街上飘来一缕还很纤细的歌声，使她抬起了头，脸上绽开灿烂的微笑说道：

“他们来了！”

她将婴儿放躺下，抓起她事先准备好的小篮子，迫不及待地跑去开门。克里斯托夫也跟了上去。在火把的照耀之下，只见一群孩子走过来，领头的是唱诗班的普勒费，边走还边打着拍子。到了这所简陋的屋舍门前，孩子们便停住唱圣歌，等待主人按照节日传统送给他们一些礼物。孩子们骨碌碌地转动眼珠，趁老师不注意时



偷偷地你掐我，我掐你。克里斯托夫飞快地给他们分发了几只苹果、几把核桃和一些特意存下来的小额硬币。然后提着雅各布和塞巴斯蒂安衣领，硬将他俩抓回屋里。

“可我们还想去别家唱！”

“绝对不行！”他训斥两个孩子，“你们没有冻死就真算走运了！”

“给他们喝些热汤吧。”他妻子插话了，一边抚摸着孩子们淌满汗水却又冰凉的额头。

匆匆吃过粗淡的晚餐，他们就点亮了圣诞树上的蜡烛。塞巴斯蒂安席地而坐，注视着那些摇曳的小小烛光，轻轻地哼唱起来。他长兄侧眼看着他，悄悄对妻子说：

“多么美妙的天使之声。这可是上天的恩赐呀！”

“麻烦的是他一点儿也不爱惜嗓子。只要一逮着机会他就唱。每个婚礼他都去

参加。他带头这么做是想给我们补贴家用，我想。”

“不要为此感到吃惊。我们的父亲就是以这些做人的原则教养他的。对他来说，知恩图报的美德最为宝贵。不过说实话，我们也没别的法子，缺了他唱歌赚回的几个钱也不行。”

塞巴斯蒂安突然将身子转了过来。他变得更坚强了。凹陷的双颊上那只鹰钩鼻子显得特别突出，多褶的眼皮下一双黑亮而灵活的眼睛，有着一种与年龄不相符的惊人的锐利目光。毫无疑问，近来所遭遇的种种不幸迅速造就了他的性格，使他比一般十一岁的孩子要早熟得多。

“圣诞礼物，我想要……”

因为他绝少提出什么愿望，所以克里斯托夫竖起耳朵听下去：

“什么呢？”

“把你那本有外国作曲家羽管键琴作品的乐谱手抄本借给我吧……”